

是咒还是诗?

——读洛夫《大悲咒》兼谈元语言理论与诗歌阐释

乔琦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大悲咒》全诗竭力写“大悲”,诗情的着力点却在漂泊,诗中的抒情主体为天涯浪迹者,欲与禅的纠葛是其形而上的呈现。漂泊天涯者,思乡又超脱于乡,其间多味杂陈,无限纠葛,此一悖论可谓《大悲咒》乃至洛夫诗歌之头条悖论。禅与诗的元语言交融,促成诗歌“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诗、禅与现实世界的元语言冲突,带来阅读的晦涩感。较低层次的晦涩,因“用钥匙砍柴,用斧头开门”的元语言误用而起,一般可以解决和避免;较高层次的晦涩,则为漩涡状态的复义,实乃诗歌的绝妙艺术。

关键词:洛夫《大悲咒》;元语言;禅诗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2014)-05-0039-05

“有音无义,有字无解”的佛教大悲咒,在众生无数次的持诵中,在令人信而不知的混沌里,果真没有意义吗?洛夫一面假设大悲咒本身无意义,也不需要意义,因为意义会形成智障,一面又深信“不同的人念这篇咒语时必有不同的感应,而产生不同的意义”,并根据其个人感应,写就一首散文诗《大悲咒》,以释大悲咒,“至于它是咒还是诗,那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体验。”^[1]洛夫以诗释咒,咒释放出独属洛夫诗歌的意义。诗魔之诗,魔幻无穷,尤以禅诗为玄为妙。《大悲咒》写成已10年有余,解诗者多对此诗望而生畏,至今少有阐释之文。洛夫对“是咒还是诗”的提示,实际上涉及解诗的元语言冲突问题,笔者欲结合元语言理论,从诗的角度,探险《大悲咒》。

洛夫诗歌重抒情而轻叙事,文本多含蓄、迂回、跳跃而少透明、直白和理性逻辑。《大悲咒》充满意象、暗喻,且诗、禅交融,弹性之大,迫使解读不得不

成为一种冒险。反过来说,有挑战性的文本,也更能激发阅读想象,允许更丰富的阐释存在。

一首再怎么难解的诗,也是诗,卡勒的期待理论打破常规思维,建构起看似荒谬的文本决定阅读的观念,一首诗决定了它将如何被阅读。体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阅读的效果,同样的内容,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呈现和用诗歌的排列方式呈现,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会截然不同。造成差异的原因在于读者对不同体裁的文本有不同的阅读期待,而每一种体裁程式也会产生各自的符号体系。依据卡勒的观点,阅读洛夫诗歌应当注意以下三种期待。

其一,非指称化期待。诗歌是非个人化的,人称代词、时间、地点状语等指示词,失却其本身具有的明晰性和指称功能,读者不应将其和现实、经验等一一对应。诗歌是远距离的,读者不能根据表面意义来理解,必须越过表层,在虚构中寻觅隐藏的深远暗示。

洛夫的《谈诗》,以诗说诗,带着禅趣,直抵诗性的本质: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诗歌符号学理论研究:以雅柯布森、里法泰尔和卡勒为中心”(编号:13YJC752017);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里法泰尔的诗歌符号学理论研究”(编号:2013JK0280)。

收稿日期: 2014-01-12

作者简介: 乔琦(1980-),女,山西运城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符号学与中外文学。

你们问什么是诗
我把桃花说成夕阳

如果你们再问
到底诗是何物?
我突然感到一阵寒颤
居然有人
把我呕出的血
说成了桃花

“把桃花说成夕阳”是诗,因为诗歌自携的修辞元语言强迫“桃花是夕阳”有意义,倒不必考虑桃花和夕阳之间有什么合理的关联。如果“你们”无法理解,还要继续追问“诗是何物”,“我”惟有为“你们”的不理解和自己的不被理解而颤栗。洛夫以“桃花”和“夕阳”之不同而能组合,说明诗性;又以“血”和“桃花”之不同,点明“你们”的执迷不悟。两组词语存立于两个层面,后一层是对不解或错解前一层的评价。“我呕出的血”是诗性的隐喻,“桃花”则隐喻着风马牛不相及地理解诗性。洛夫在诗中,不仅形象地展示了何为诗性,而且预见到有些读者不懂诗性。接收到这一提醒,我们就应当避开诗歌的指称功能,跨过模仿的藩篱,把重心放在符号自指的诗性功能上。

其二,整体化期待,即对于完整性或内在连贯性的期待。诗是和谐的整体,按照最理想的要求,“我们应该能够解释诗中的一切,在各种综合解释当中,我们应更加看重那些最能成功说明各成分相互关系的解释,而无需提供孤立的、无关紧要的解释。有些诗歌可以被看做成功的片段或不完整性的代表,但它们的成功仍取决于我们对完整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使我们意识到诗中存在的间隙和断裂,并赋予它们主题意义。”^[2]比如洛夫《石涛写意》之八:

他画了一个月亮
又在下面
画了一株老松
再加上一笔越远越淡的
钟声

可是他就不知道
家该画在何处

钟声如何被画上去?或者说,他画了月亮和老松这两个实物之后,为什么没有继续画一口钟?“不知道/家该画在何处”,令人倍感苍凉,或许部分

读者会因而跳过对“钟声”的疑问,沉浸在第二节诗带来的情绪中。然而,只有“钟声”在文本中撕开的裂缝被注意到,诗人的良苦用心才有可能被捕捉到。“家该画在何处”不是抽象的言说,诗人在第一节诗里做了细腻别致的铺垫,看得见的实物可以入画,听得见看不见的声音也可以入画,虚实之间,竟没有家的位置!

其三,意义期待。读诗就是想方设法赋予诗作以意义和重要性,读者在阅读一首诗时,认定它一定包含着潜在的内容。如果把一首诗当做散文去读,它的重要意义或许会被忽略,甚至诗句变得难以理解,而“诗句之所以有意义,往往就是因为它们是诗句。这话不是循环定义,而是说,诗句的文类释义程式,创造了反常的元语言。”^[3]反常在诗中别具诗意,《我是水》一诗中,洛夫完全以暗喻组织诗篇,18行诗就有18个暗喻,并且两两一组,构成9对相反相成的暗喻,如“我是水/水是我流浪的脚;我是鱼/鱼是我跳跃的诗;我是夕阳/夕阳是我读完的书”等。暗喻乃诗歌的一种自携元语言,元语言压力使得这些诗行超越所谓正常的规定,在反常中产生新意。“我”是水、泡沫、苻藻、泥沙、鱼等,同时,这些物又分别构成了“我”的一部分,看似难以讲通,却恰好符合洛夫禅诗所追求的物我合一:“诗人首先必须把自身割成碎片,而后揉入一切事物之中,使个人的生命与天地的生命融为一体。”^[4]

对于一首难解的诗,既要努力寻找接近它的路径,又必须尽量避免过度阐释,此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并不好找,上面谈到的三种“期待”,对解读《大悲咒》有所启发。

二

首先从《大悲咒》中诡异的“鱼”读起,诗中有三个整齐的句子:

我有三条鱼,一条给你,一条给他,一条留给自己。

我有三把刀,一刀砍下鱼头,一刀砍下鱼尾,另一刀刮在我自己身上,带血的鳞片纷纷而落。

里面藏有三个人,分食三条鱼:第一个吃掉了鱼鳍,发现自己少了一只手,第二个吃掉了鱼尾,发现自己少了一条腿,第三个吃掉了鱼头,发现自己的头早已不见。

每一句都包含着一个三,三个三相类比,“我”“你”“他”都是鱼的一部分,那么人就是鱼,鱼就是

人难以分开。“在四月 桃花也是带血的鳞片”桃花、鱼、人,三者合一 桃花和鱼,是诗中最重要意象,由此,基本可以确立万物与“我”同在。但“我是谁”“我非我”,“我在万物寂灭中找到了我”,一条充满伤痛和无奈的悖论,存在生于虚无中,主体的生存寓于毁灭中。《临流》一诗可看作对主体追问的集中释义:

站在河边看流水的我
乃是非我
被流水切断
被荇藻绞杀
被鱼群吞食
而后从嘴里吐出一粒粒泡沫
才是真我

我定位于
被消灭的那一顷刻

外在于物的人,把物当作观照对象的人,不具有诗人想要的主体性;人被各种物毁灭,恐怖、尖锐而又形象化地完成了人与万物的彻底交融,惟有如此,“我”才是“真我”。虚无与存在,毁灭与生存,交融与两忘,均只在一念之间,《大悲咒》中的“我”就站立于这一念间,神与物游。

荷花,《大悲咒》中的又一重要意象,是打开“我”的信念的一把钥匙,也是解锁《大悲咒》不容忽视的因素。“我手捧桃花,我啃着鱼头”,“鱼还是要吃的,桃花还是要恋的。我的佛是存有而非虚空,我的涅槃像一朵从万斛污泥中升起的荷花,是欲,也是禅,有多少欲便有多少禅。”鱼和桃花,在此处代表欲念,“我”不会舍弃这些欲念,“我”的涅槃不是佛教的涅槃。“我”的涅槃像一朵荷花,诗人不刻意强调其“出淤泥而不染”,而是退后一步,从污泥滋养荷花写起,荷花与污泥,禅和欲,实际上是无法剥离的,如同洛夫在隐题诗《我不懂荷花的升起是一种欲望或某种禅》中写到的“花萎于泥本是前世注定/的一场劫数”。

《背向大海》中的“芒鞋”,是欲与禅的另一种结合载体,“彳亍,彳亍,彳亍,彳亍……/直到无尽的天涯直到/走出自己的影子”,沙滩上留下一串脚印,从“欲望”始,以“一个在时间中走失的自己”作结。洛夫有言,诗与禅的妙悟境界,即“内心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一种失去时空感的永恒,也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美,和物我都不存在的空”。^[5]《远方》亦如是,进入永恒的“我”,如一片落叶,纯粹的时间或

者说永恒,令人感到很闷,“而无常/总是在一堆碎玻璃中/找到它的前身/——那千万个/惨遭裂变的自己”。

“是欲也是禅”的荷花,傲然独立,发人深思,为《大悲咒》留下双重烙印:这首诗既源自“咒”,也出于生活。“我所谓的禅诗,其实可说是一种禅趣,在观察宇宙万事和日常生活中偶然感悟到的一种生机,一种隽永的趣味,以及纯粹的‘真我’,也可以说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在我的诗中,与其说这透漏了对生命的焦虑,不如说更反应了生命的和谐……我所谓的禅诗,本质上必须先有诗性,而后才是禅悟,不过一首好的禅诗,其中诗与禅早已融合无间,难以分辨了。”^[6]¹⁶⁰⁻¹⁶¹ 洛夫的禅诗搭起尘世与精神王国沟通的桥梁,不生生割掉尘世,不对痛苦与黑暗闪烁其词,似处绝境又往往绝处逢生。洛夫的禅诗有禅趣,而更有诗性,其匠心独具的意象和奇崛的比喻乃诗性实现的首要保证,亦是《大悲咒》文本自携元语言的重中之重,自然成为解码文本的密钥。

“酒是黄昏时回家的一条小路,醒后通向何处”《大悲咒》的整体意义浓缩于这一悖论式的暗喻句中。

“酒”和回家的“小路”,被系词连缀起来,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等式:酒=小路。再如,“晚钟/是游客下山的小路”(《金龙禅寺》),晚钟=小路。系词前后,等号前后的内容,以怎样的理由或逻辑联系起来呢?很难给出答案。两两之间看似距离遥远,难有交集,但并非完全不可解,只因诗歌打破常规而使诗意传递受阻。此乃诗歌的一种特殊符号,更多地指向自身,表现诗性。在释义压力下,文本的深层意义终将冲破表层障碍,喷薄而出。

罗兰·巴特有一段话,巧妙地讲到文本中非均质(isotrope)的东西对结构分析的重要性:“你若是将圆钉敲入一块木头,敲钉之处不同,木头也便会有相异的阻力:可说木头不是均质的。文也不是:边线、缝隙,皆不定。一如(今日之)物理学须适应特定环境、特定领域的非均质性,结构分析(符号学)也应意识到文中的极细微的阻力,其纹理的不规则排布。”^[7]罗兰·巴特提醒我们,文不是均质的,有着不确定的边线和缝隙,同时文本中那些不明确的、隐藏起来的内容,在召唤着解读的介入。常规观照行不通之处,也正是均质画面中非均质成分撒播之处,诗歌较其他文体更能说明,非均质成分不只是阅读的障碍,更是解谜秘籍。

《大悲咒》的诗首,由鳞片纷落、桃花飘飞而又漂泊,意象间的远距组合,暗示漂泊无处不在;不只颜色触目,而且漂泊的动态过程被细细演绎。“野渡无人舟自转”,化自韦应物的诗句,诗人将“横”改为“转”,“滴溜溜地转”,更彰显动感。全诗竭力写“大悲”,诗情的着力点却在漂泊,诗中的抒情主体为天涯浪迹者,欲与禅的纠葛是其形而上的呈现。

思念做媒,“酒”和“小路”间的裂缝弥合,二者的完美结合,将诗意推进一层。“酒”“黄昏”“小路”“家”“何处”等,更多词语的组合,构成一幅飘渺而又真实的乡思图,隐含着思乡却不知乡在何处的大悲凉。“湖南、台湾、温哥华,何处才是真正的家,我已搞不清楚了”洛夫如是说,“我的确有着政治身份认同的错乱感,但我的文化身份始终如一。”^{[6]157-158}诗人强大的文化身份足以支撑起他的自我,因而,有大悲凉、大寂灭,却没有彻底的绝望和终止,“涅槃不是我最后的一站,人生没有终站,只有旅程。”漂泊天涯者,思乡又超脱于乡,其间多味杂陈,无限纠葛,此一悖论可谓《大悲咒》乃至洛夫诗歌之头一条悖论。

三

禅与诗的元语言交融,促成诗歌“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诗、禅与现实世界的元语言冲突,带来诗歌阅读中的晦涩感。

“空”赋予《大悲咒》意蕴及形式。“石头之宝贵全在于它的孤独”,横亘在世人心中,形成大寂灭。大悲的反面是“五蕴皆空,大圆满,大喜悦,大慧觉”,从大悲到大喜,从大喜到大悲,跳板为大寂灭。因此,漂泊的生命状态,沉重而不沉沦,迷而有悟。

洛夫禅诗中的“空”各有意义承载,或机巧,或意味深长,比如:

所幸世上还留有一大片空白
所幸
左下侧还有一方小小的印章
面带微笑

——《水墨微笑》

那禅么
经常赤裸裸地藏身在
我那只
滴水不存的
被子的

空空里

——《禅味》

我把自己推向冷处、绝处
推向一个雪塚
从此那里
便埋有一块大面积的
沉默的白

——《雪地足印》

“空”之诗歌形式的解读,尤为重要。文本间的裂缝、意象的远距组合、比喻的奇崛、诗意的跳跃等都渗透着“空”,阅读就成为寻找和填补这种空白的过程。诗人受禅思的启发而作,我们当对之以诗的解码方式,因为诗性才是诗歌的主导功能。

洛夫陈述过自己的基本诗观:“诗是一种有意义的美,而这种美必须透过富于创造性的意象语言才能出现。既重视语言本身的无限魅力,同时也追求诗的意义,一种境界,一种实质的内涵,一种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这个意义绝不是说理的、训诫的或励志的、现实社会责任感的那种意义,而只是诗性的、纯粹的艺术本质上的意义。”洛夫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实验是超现实主义的中国化,他在李白、李贺、孟浩然、李商隐、王维等诗中找到了超现实主义的“非理性”,同时也发现他们的诗歌具有超现实主义所缺少的“妙”,由此,“试着透过可解与不可解的语言形式的经营、虚与实的表现手法的相互搭配、知性与感性(近乎非理性)的有机调和,以期获至‘无理而妙’的惊喜效果。”^[8]“无理”而能“妙”,诗人追求的正是“空”之意义的巧妙传递,他以空写空,很少坐实,下面以诗意的跳跃为例,说明“空”的形式意义。

三粒苦松子
沿着路标一直滚到我的脚前
伸手抓起
竟是一把鸟声

——《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

上面几行诗像魔术师的绝技展示,松子滚落而来,及至脚下,“我”伸手去抓,却不见松子,意外地抓到一把鸟声。由松子而变为鸟声,不经意间,可抓的实物被替换成不可触摸的声音。何以如此?诗题“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雨乃有音无形,松子亦如是。有音无形之意义呈现应当是解读此诗的紧要之处。

佛教“大悲咒”之“有音无义”“有字无解”,以

“空”达意,以“大空”消灾祛难、解救众生;洛夫释“大悲咒”则以空灵浇胸中块垒,展示大悲,享受大悲,亦治疗大悲。诗人以意象语构建文本以支撑自我,文本的不确定性使分裂的主体愈显其碎片化特征,阐释就成为一次充满挑战的解码尝试。解诗过程会卷入多种元语言,它们可能会协同,也可能会冲突,还可能虽冲突但冲突不可抵消而形成阐释漩涡。通常所说的诗歌晦涩问题,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和元语言冲突相关,较低层次的晦涩,因“用钥匙砍柴,用斧头开门”的元语言误用而起,一般可以解决和避免;较高层次的晦涩,也即诗学意义上的

晦涩,实为同层次元语言冲突形成的阐释漩涡,漩涡状态的复义乃诗歌绝妙艺术之实现。

《大悲咒》,是咒还是诗?禅诗有“禅”更有“诗”。解码洛夫禅诗的困难来自复义汇聚成的漩涡,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晦涩。洛夫在《无题四行》(十四首)的最后这样写道:

诗能抓住下坠的灵魂吗?
我站在语言的悬崖边呼救

看到你们在诗中行走如踩钢索
我便得意地笑了

参考文献:

- [1]洛夫. 大悲咒·后记[M]//背向大海. 台北:尔雅出版社,2007:36.
- [2]Culler, Jonathan.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200.
- [3]赵毅衡. 文学符号学[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141.
- [4]洛夫. 我的诗观与诗法[M]//诗魔之歌——洛夫诗歌分类精选.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51.
- [5]洛夫. 背向大海·自序[M]//背向大海. 台北:尔雅出版社,2007:5.
- [6]王伟明,洛夫. 煮三分禅意酿酒[M]//方明. 大河的对话——诗魔洛夫访谈录. 台北:兰台出版社,2010.
- [7][法]罗兰·巴特. 文之悦[M]. 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7.
- [8]邓艮. 流散体验与诗歌写作——海外华文诗人洛夫访谈[J]. 理论与创作,2010(2):53.

(责任编辑:毕光明)

An Interpretation of Luo Fu's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and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Meta-language Theories and Poetic Illustrations

QIAO Q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Whil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aims to describe “great compassion”, it is focused on wandering, with its subject being roamers and a metaphys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desires and Zen. That roamers, homesick but detached from their home villages, have mixed and complex feelings about their home land is the prime paradox of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as well as of Luo Fu's poetic creation. The blend between dhyana and the meta-language of verse has facilitated the “unreasonable but wonderful” artistic effect of verse; whil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meta-language in the real world and verse and dhyana has led to the obscure sense of reading. The obscurity at a lower level caused by the misuse of meta-language can be resolved and avoided whereas the obscurity at a higher level arising from duplicate senses in a whirlpool manner is exactly the ingenious art of verse.

Key words: Luo Fu;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meta-language; Buddhist poems